

臧克家的《忆向阳》

□ 李遇春

臧克家的旧体诗集以《忆向阳》影响最大。1974年12月至1975年4月间，臧克家诗如潮涌，连续写下了五十多首关于湖北咸宁向阳湖“五七干校”生活的旧体诗。

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新型的田园诗，它既不同于古典的田园诗，也不同于现代的乡土诗。在《忆向阳》中，没有陶谢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的静谧和冲淡，相反，内蕴着革命年代的紧张和欢快的气息。无怪乎，当有朋友来信说臧克家的《早出工》一诗受了王维的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的时候，臧克家不禁哑然失笑。他说：“我是从真实生活经验出发的写实，他竟把‘摩肩不识面，但闻报数声’的匆促紧张、赶赴战场一样的劳动场面和辋川隐士的寂寞寂静的情境对比。我回他信说：如果勉强寻找的话，‘唐诗三百首’里的‘塞下曲’：‘独立扬新令，千营共一呼’‘差可拟’。”（臧克家：《高歌忆向阳（序）》）显然，臧克家不乐意把自己的干校诗比作王维的古典山水田园诗，因为辋川隐士寂寞寂静的心境，是与臧克家匆促紧张的干校生活格格不入的。有趣的是，臧克家居然想到了古典的边塞诗，他在自己的干校诗中觉察到了边塞诗的意味。换句话说，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掺入了边塞诗豪情的田园诗。臧克家原本是想到农村去劳动，去做一个现代的陶渊明，写出冲淡恬静的田园诗的，没曾想事与愿违，想做陶渊明而不可得；但做不成王孟也就罢了，竟然做出了几分高岑的滋味，

这恐怕是臧克家的意外收获。但臧克家并没有古人戍边流放的愁苦，而是一味的斗志高扬，这就与他所置身的革命语境相关了。所以，臧克家的干校诗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属于革命的田园诗。这种新型的田园诗不同于他曾经苦心经营的现代乡土诗，因为，《忆向阳》中既没有上世纪30年代《烙印》和《罪恶的黑手》里的愤怒和批判，也没有上世纪40年代《泥土的歌》中的愁苦和悲哀，以及故作静谧的恬淡。臧克家做不了陶谢王孟，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政治，他只能做一个革命的新型田园诗人。他信奉黄遵宪的诗训：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？”没能成为陶谢王孟的现代翻版并非不幸，《忆向阳》使臧克家成为了独特的“这一个”！

臧克家干校诗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，他用诗意的笔触，对“五七干校”的劳动生活作了全面的描绘。这里既有对干校劳动场景的正面反映，也有对劳动之余生活场景的间接描绘。正面描写干校社员的田野劳作场景的诗有《微雨插秧（二首）》《向阳湖》《割稻》《月夜拖拉机翻地》《板车拉粮》《创业》《收获》《丰收，送粮入仓》《老黄牛》《秋收大会战》《秋收夜战打谷场（二首）》《赞干校中小学学员》《挑粪灌园》《牛班》等。其中，《微雨插秧（二首）》极具代表性。诗云：

横行如线竖行匀，巧手争相试腰身。
袅娜翠苗塘半满，斜风细雨助精神。（其

名作欣赏

Masterpieces Review

一)

诗情错赏旧农夫，烟雨蓑衣稻满湖。
泥腿而今塘水里，此身自喜入新图。（其二）

第一首简直就是一幅雨中插秧的山水田园图画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，且隐含谐趣。第二首意义重大，它点明了臧克家的新田园诗与古典田园诗的最大不同：像王维、孟浩然那样的古代田园诗人，他们其实是田园的局外人，他们的超然和淡泊是建立在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上的，古典知识精英的隐逸思想支配了他们观照田园的艺术方式，即使是亲身参加体力劳动的陶渊明，他那份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超逸境界，也不是一般的农夫所能体会的。与古代田园诗人不同，臧克家是以田园的局中人的身份来观照田园的，作为“五七干校”的一名社员，他已经几乎消褪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。受当时的民粹思潮的影响，臧克家正在进行“脱胎换骨”式的劳动改造，就像伟大领袖教导的一样，真正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。所以诗人在第二首中对古典田园诗人的旧式情趣作了微讽，着重表现了“泥腿而今塘水里，此身自喜入画图”的劳动喜悦。对于长期远离稼穡的知识分子而言，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辛苦，但这种喜悦也不是不可理解的。有了身体力行，臧克家对农事有了更深的感受。他在《牛班》中写道：

朝霞正灿然，驱牛同下田。翻地深三尺，老草根朝天。

牛背一片明，泥溅全身斑。蚌壳暗深藏，刺脚如箭穿！

蓑衣雨濛濛，晴日汗连连。人知牛辛苦，狠斥轻着鞭。

不插五月秧，整天赶时间。革命同步伐，归来晚霞鲜。

这首五古几乎全是用白描手法写出来的，

如“人知牛辛苦，狠斥轻着鞭”等诗句，捕捉的生活细节非常准确真切，非有亲历农桑稼穡之体验不可得，颇有新乐府的古意。即令杜甫、白居易的新乐府中也未见有对农事如此真切的描绘者，就更遑论静穆远观的陶谢王孟韦柳诸人的诗了。再看他的名作《老黄牛》：“块块荒田水和泥，深翻细作走东西。老牛亦解韶光贵，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如同上世纪30年代的成名作《老马》一样，这首《老黄牛》同样寓意深远。《老马》既是写苦役中的老马，也是写苦役中的底层民众，还包含了臧克家自身的人生苦难体验（臧克家：《关于〈老马〉》）。同样，《老黄牛》既是写辛勤劳作的老黄牛，也是写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劳作的农民大众，当然，它也是诗人自身精神状态和人生命运的一种隐喻。诗人赴干校劳动时已年过花甲，且体弱多病，他在深翻细作的老黄牛身上看到了自己——“老牛亦解韶光贵”，年迈的诗人也不想懈怠人生，消磨时光，老黄牛那种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精神风貌正是晚年臧克家的人生写照。

干校的劳动生活是丰富而繁杂的，除了在田野中大规模地种植和收割水稻之外，向阳湖的干校社员们还必须承担一些配合田野劳作的辅助劳动，如夜间值班，做饭，养猪，种菜等等，五花八门，这些都在臧克家的干校诗中有着诗意的描画。如写夜间值班的诗《夜值班、电影散场、战友归营》：“一列空房对水俛，我与明月共徘徊。遥闻众犬村村吠，笑声浪浪入耳来。”就写出了干校值夜班的诗意人生。这样的诗作还有《雪夜值班》《防汛，大堤夜值班》等。再如七古《菜班》一诗，真个是把干校的种菜生活写出了诗情画意，情趣盎然。诗人写道：“自芟野草自开荒，亲手种菜亲口尝。阳春带雨剪嫩韭，夏日黄瓜尺半长。傅粉冬瓜似石磙，菜花引蝶入厨房。清晨荷锄雁行出，傍晚带月始回房。……”颇有陶渊明“戴月荷锄

归”的况味，但没有陶渊明的超然寂寞，却平添了几分尘世的生趣。“傅粉冬瓜似石滚，菜花引蝶入厨房”，这样的诗句不仅对仗精妙，而且信手拈来，意趣横生，臧克家不愧为诗坛老手，诗笔轻灵而圆润。还有《饲养班》一诗，同样是长篇七古，同样写得情趣盎然，不同的是多了许多谐趣。诗云：“猪族一家数十口，三代同居屋数楹。大小有名听呼唤，碧草丛中见黑鬃。唵唵终日声悦耳，时见濯身塘水中。突出窠圈到处窜，小猪撒欢如顽童。白昼不断刀板响，送草除粪日匆匆。……”读到这样的诗句，怎不让人忍俊不禁呢？真得钦服诗人的老辣，居然能把常人看来毫无诗意的生活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、栩栩如生，臧克家的诗家慧眼，于此可见一斑。但五古《炊事班》一诗，在艺术上就相形见绌了，明显不如《菜班》和《饲养班》写得饱满鲜活。

臧克家的干校诗，既善写劳动场景，也长于勾画劳动前后间隙的各种生活镜头。真正是做到了“全方位”、“多层次”、“多角度”地描绘干校的劳动生活，有干校风俗画的意味。如《劳动大军早发》《早出工》《划船过河下田去》《场地午餐》《工地午休》《大风雪，收工暮归》《小船送得午餐来》《收工晚归望落日》《晚收工》《假日》《月夜营地乘凉》

《夏日早起学〈毛选〉》《连队图书室》《工休小演唱》等等。举凡出工、收工、午休、午餐、洗衣、乘凉、读书、演唱……应有尽有。作为诗人的臧克家，他在回忆中写诗，大有把干校生活打捞一空的意思。这些诗，有的写得轻快，如《划船过河下田去》：“夏日雨多水漫桥，河边深处半拦腰。手中双桨如飞翼，斩浪轻舟快似刀。”有的写得朴实，如《场地午餐》：“收工天正晌，坐立人满场。茧手擎大碗，入口饭菜香。”有的写得雅致，如《工地午休》：“大地为床好托身，风吹香稻醉人心。日中小憩蓄精力，借得茅檐一尺荫。”有的写得浪漫，如《小船送得午餐来》：“田间战罢收工回，河畔纷纷洗垢埃。碧翠绕弯远影动，小船送得午餐来。”有的写得亲切，如《假日》：“临到休假日，说闲亦半忙：案头还信债，池畔洗衣裳。”还有的写得清空安详，如《月夜营地乘凉》：“贪凉阡头坐，好风池上生。群蛙频击鼓，萤火似流星。明月中天照，人影地下清。微微蒲扇摇，喁喁絮语轻：‘菜畦百担水，明日天大晴。’”如此古朴宁静、含蓄凝练、意在言外之作，真令人拍案叫绝，置之古人诗中亦无愧色。

李遇春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（责任编辑：吕晓东）

·名作荐书·



《丹崖书论》
定价：20元
作者：林鹏

本书是对傅山的学术和书法艺术研究的论著。广征博引，纤细摩遗，对于认识、了解傅山的生平、为人，都有极大价值。

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时间：2009年3月第1版

地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